

浅议目录学、索引学的发展趋向

王 宗 义

伴随着人类文字记载的发展而出现的文献索引工作,已有着近两千年的历史。可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被视为目录工作的一部分,在目录学中仅占着一个不起眼的地位。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人类文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记载着科学文化发展进程的文献资料激增,时代赋予索引工作新的使命,索引工作的范围急速扩大,功能日臻齐全。在某些知识领域中,索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有效的查寻系统,独立承担着文献信息的检索任务。它标志着索引已经走出了传统目录学的范畴,在未来的文献资料控制和利用的系统中,将与目录学共同承担起对文献资料进行组织控制和检索利用的任务,本文拟就目录与索引的产生、发展及功能问题作些比较,并试展示它们在未来的文献资料控制利用系统中的职能。

一、目录与索引的产生及功能

目录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人类文明的进步,图书文献量的增加,孕育并产生了目录事业,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就有了成熟的大型书目《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一览表》,前一世纪,汉朝刘向父子编纂的第一部提要式的系统目录《七略》,已为中国传统目录奠定了基石。经历了二千年的演变,人类文明从几个孤立的区域发展为当代全球范围的融合交流;文献资源共享已成为现代文明

追求的目标;对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控制的目录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展。无论在欧洲,或是在中国,目录学的理论研究在目录事业的成形期就开始了,它推动目录工作不断发展,适应着文献资料不断增长产生的各种需求。纵览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自古至今的各种目录,它们的基本手段、或称功能都是一致的,大都是通过对文献资料外形特征的描述、记录,进一步对文献资料进行组织控制。而使用者则可通过各种目录渠道,了解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在茫茫书海中的“存贮位置”,以便获取利用。

同样,索引工作也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文献资料单元内部记载的信息量的增加,快速查寻的工组——索引,在二千年前就产生了。但在本世纪以前,它的作用并不突出,作为一种检索方法而依附于目录工作之内,很少有人为此作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二十世纪以后,特别近三十年,文献资料和科学技术的纵深性发展对情报、信息的快速寻检需求,刺激了索引事业的发展。具有各种不同检索功能的索引方法大量涌现,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文献资料的内容并指引使用者直接获取所需的信息资料。现代索引是在当代科技高速发展的条件下获得充分发展的,它是直接揭示并引导使用者到达文献内部的一种科学方法。作为文献资料控制和利用系统中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已开始表现出对文献内容进行全面揭示和利用的功能。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目录对于文献

产阶级自由化”的专辑,这种专辑的目次按分类序列,每个类目下文章的篇名后都注明它在专辑中的页次,很有本辑索引的味道,但事实上它不是索引,因为它没有体现异排

律。如果把该专辑的篇名或作者按字顺排列,乱了原来在专辑中的顺序,那就是索引了。

资料具有一种组织控制的功能；而索引的基本功能在于指引使用者直接到达所需信息资料的存放位置，它的特点是不单停留在文献单元的题名（即书名、篇名）上，而能深入各文献单元内部，向使用者揭示各种信息在文献单元内的存放位置。

目录与索引功能对比的结论是：索引虽然对文献资料没有整序、控制的作用，但在检索方面的作用却胜过目录，更适应于当代信息社会的高速寻检的需求。因此，笔者认为，在当代文献资料的控制和利用系统中，目录与索引的职能将出现明显的区别，即目录以对文献资料的组织控制为主，而文献资料检索利用的主要任务宜由索引来承担。

二、目录学、索引学的发展趋向

与传统目录相比，现代目录的一个特点是对各文献资料单元的外形描述日趋周详、精确。它对文献资料的题名、责任者及出版、稽核事项的著录要求不断提高，而对文献的内容揭示，即传统的提要介绍却似乎未加注重。因此，近年来的一些目录学论著发出呼吁，提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目录的长处，要加强“录”即内容提要方面的工作。这种高见固然值得尊重，但在文献资料激增的年代，是否考虑从新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文献资料内容的揭示问题。

目前国际、国内出版的各种文献资料著录条例，无不就文献资料的外形特征，不厌其详地提出了记录要求，而在文献的内容揭示方面，即习惯上的内容提要事项却普遍没有更高的标准。当然我们不能即以此论定现代书目的水平不如从前，因为目录发展到当代这种形式并不决定于文献著录条例的编制者或目录学家的意愿，它是适应当代文献资料控制的客观需要而形成的，是信息激增时代的必然产物。

尽管在本世纪以前，人类的文字记载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各种文献资料也达到了相当的数量，但与二十世纪以至近三十年

的文献生产量相比，显然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明确了这一前提，就不难理解当代目录为何如此强调对文献外部特征的描述了。目录工作者对外部特征进行周密、详尽的描述，并非是为了使每一个文献资料单元（无论是一本图书，一册连续出版物或是一个特殊的文献载体）都能和其它任何文献资料单元作出明确区分，防止形式上接近的各文献单元间发生混淆，以保证目录对文献的有效控制，并保证使用者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准确地获取所需的某种文献。至于传统目录的另一功能——揭示文献内容的任务，将如何适应新的时代需求呢？笔者认为，这个任务将主要由不断发展健全的索引技术系统来承担。

在传统的目录学中，图书内容的揭示主要依靠目录款目中的提要项，其揭示手段也只能是逐册进行。这样的揭示方法在现时难以赶上客观社会的需求。对每个文献单元逐一作出内容提要，在时间上、经济上及与当前文献检索利用的实际需求之间均难以实现。

本文已多次指出，索引能够深入文献的内部，能直接指引使用者获得某个特定的信息资料，是一种快速便捷的检索手段。但现代索引的更重要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此，它的功能还表现为能从各个特定的角度对一批——而不是逐册地文献资料的内容进行揭示。由此可以看到，现代索引对文献内容的揭示比传统的书目提要更完全、彻底，它能向使用者显示所需范畴的信息含量和分布位置。

目前，现代索引技术大规模的应用于各个知识领域中还很不平衡，为了使现代索引技术得到广泛的、合理的应用，不仅要加强索引工作历史的研究，更主要的是注意现代索引的基础理论研究，认真研究国内外现代索引技术的成果，总结标引工作的经验，并根据当代科技发展，研究工作的需要，建立起系统化、规范化的索引工作体系和工作标准，让索引技术真正成为一门适合时代需要的文献检索科学。